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十卷 虎溪笑跡

釋家之有高僧，猶儒家之有才子也。才子雖修齊誠正工夫，到不得聖賢地位，然不朽文章，亦名教之所重。高僧的學問雖不及佛菩薩之神通，然戒律精嚴，性情靈慧，亦鬼神之所欽，高人之所敬。行為佛法增光，坐為湖山生色，有不可埋沒者也。惟其品第相因，故才子與高僧，往往兩相契慕。虎溪一笑，有自來也。你道這笑跡，是怎生樣留的？原來西湖南山中，有一龍井寺，本名龍泓，其來久矣。在孫吳的赤烏年中，葛稚川在葛嶺煉丹，便按方位，選靈秀，到此龍井中來取水。蓋因此地的林拋幽古，山麓深沉，滿山空翠之色，泠泠欲滴；而石澗流泉，淙淙然不捨晝夜。閒花寂草，鋪滿深山；鳥韻樵歌，響答林谷。境界已自不凡，又相傳井中有龍居焉，故大旱，居民禱雨，每到此拜求，多有靈驗。一向也有僧人棲止，然無道德，無才能，不能為湖山開出生面。直到宋朝嘉祐年間，方來了一位高僧法名元淨。後來神宗皇帝喜其講解精微，又賜號辨才。他是臨安於潛人，曾受戒於天竺的慈雲法師，故學行精進；每每行住坐臥之處，都有舍利子流將出來；左肩肉上又現出袈裟文八□一條，後直到八□一歲方才坐化。他到了湖上，四山檢選，要尋個幽勝之地，以為棲息。湖曲則厭繁華，五雲又嫌孤寂，直上風篁嶺，尋到龍井，見其山靈水活，朝夕可親，徑路透迤，又不阻絕，方才葺舊增新，創成一個叢林，住在裡面。

從來說「人傑地靈」，這龍井寺自有了辨才住錫，只覺得一日興頭似一日。這是為何？蓋因辨才的道行精嚴，又能持楞嚴秘密神咒，為人治病立愈，故有人尊敬他，不啻活佛，而辨才卻只以學者自居，有才名之人來相訪，便無不接見，恐怕當面失了高人。爭奈龍井路雖不甚遠，而山高路峻，往還者雖說有人，畢竟稀少。此時天竺自慈雲法師歸西之後，遂無高僧主持，便覺冷冷落落，不甚興頭。太守沈文通見了，甚不過意，因對眾說道：「天竺乃觀世音菩薩的叢林，觀世音菩薩之教，是以聲音宣揚佛力，卻不是禪和子習靜之處。吾聞龍井寺的辨才和尚，大有靈慧之才，若請得他來為天竺之主，宣揚教力，便自然要興頭一番。」眾人聽了，皆以為然。沈太守見人情誰從，不勝歡喜，便做了一通請啟，到龍井來敦請辨才法師出山，為天竺之主。正是：

佛法何嘗擇地興，名山往往得高僧。
移將龍井菩提妙，來作三天竺上乘。

那時辨才的初意，也不肯捨了龍井之靜，而就天竺之喧，只因卻不過沈太守的面皮，只得應承來了。不期一到了天竺，人皆久慕其名，來學道的，來求講的，紛紛不一。辨才虛心好道，又怕失了高人，凡來相訪的，無不懇懇接見，與他論法談禪，所以來的人多嚮往。況又能為人治疾，就是三五年不能痊可的病，只要他在佛前至誠懺悔已往之愆，消除未來之過，拜畢，辨才便取淨瓶中楊柳枝水灑地，結壇跏趺而坐，面前置淨水一碗，朗誦楞嚴神咒三遍，再將楊柳枝上水，滴於病人手心內，叫病人飲了，隨你千般病症，頃刻就好；任你一二□年宿疾，醫士藥不能奏效的，一遇辨才，便無不好之理。偶然出到秀州楞嚴寺裡，適有嘉興縣令陶象，止生一子，名鳳官，年方□八。來任不上一年，忽染一奇症，猶如「還魂記」中說的，「似笑如啼，有影無形」，卻是一個邪神野鬼牽纏；忽哭忽笑，忽起忽拜，謎言謎語，呢呢念念，飲食都廢，骨瘦如柴。父母見他如此光景，不勝驚惶，廣延醫藥，有的說是痰迷心竅，吃了許多半夏、竹茹、貝母，消痰之藥，也不見效。有的說是心神恍惚，吃了許多琥珀、硃砂、牛黃、鎮心之丸，絕不相干。父母見此光景心慌，只得求神祈禱。

原來嘉興最信的是師巫，聽得縣裡要祈禱，便來了八個，這干人口裡專會放屁，敲鑼擊鼓，跳起神來，騙豬頭三牲吃；哩哩羅羅，請起幾位傷司五路，唱了幾個祝贊山歌，假說：「我是金元七總管下降。」一個道：「我是張六五相老相公是也。」不過是飲食若流，做個飽食飽餐的餓鬼一通，有甚效驗？再訪得城隍廟有個賣道士法高。真是：降妖的天蓬元帥，捉鬼的六甲天丁。

請了這賣道士來衙，登壇設醮，穿戴起星冠羽衣，焚了信香，念了淨心神咒；右手拿了七星降妖寶劍，左手用五雷訣捏著法水；踏罡步鬥，噴了幾口法水，用天篷尺在桌上拍一拍道：「一擊天門開，二擊地戶裂，三擊神鬼驚！」又拍一拍道：「開天門，閉地戶；留人門，塞鬼路；穿鬼心，破鬼肚。」念過了金光咒，又念淨天地咒，念完，燒起符來，遣將捉邪。又念北方真武蕩魔神咒。誰想那妖鬼就附在鳳官身上，走到壇前，與這道士福了兩福道：「師父，俺與你往日無冤，今日無仇，如何念咒遣我？我與陶公子宿世夫妻，乃五百年結就的。隨你念咒書符，也禁我不得。」道士見精怪不怕他，他卻有些慌了，連忙把令牌在桌上，門門門門，一片價敲得發喊道：

都天大雷公，霹靂震虛空。神兵千萬萬，來降此壇中。敢有逆令者，雷令敕不容。吾奉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敕。

又燒符召請龐、劉、荀、畢、鄧、辛、張、王、馬、趙、溫、關□二天君。那妖怪在側邊，見道士做把戲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自己心上的魔，尚且不曾除，要除誰的魔，俺與你同是一魔，若以魔除魔，豈有此理！」說罷，竟自走入房中去了。道士無可奈何，老大掃興，只得收拾法器劍印告回。

陶縣令見這妖神通廣大，心中愈慌，恰好辨才法師來到秀州，陶縣令素聞其名，就往請法師，救拔兒子性命。辨才問這妖精是怎生起的，陶縣令道：「小兒始初得病的時節，見一個少年女子，從外而來，道：『我與你夫妻，五百年來結下的緣分，休得相棄。俱是芳年，好生受用。』遂與小兒調笑歡呼，同走到一水邊，這女子贈詩一首道：

生為木卯人，死作幽獨鬼。
泉門長夜開，衾幃待君至。

自此之後，便源源而來，如今又說道：仲冬之月，二七之間，月盈之夕，車馬來迎。今去仲冬□五之期，已不多幾日了，隨你法官都治他不得，特來拜請吾師救度。」辨才法師允其請，即便迎到衙中。法師教除地為壇，上懸一幅大士像，取柳枝灑水於地，一面宣大佛頂首楞嚴秘密神咒，三繞壇而去。是夜，那妖怪不到鳳官房裡來。鳳官但見壇前都是長身金甲的神將，手執刀斧劍戟，重重圍繞，遂得安寢。

次日，辨才又來壇前，結跏趺坐，密密宣咒，教四大天王速擒妖物來。那四大天王有通天的手段，專降的是惡魔凶怪，得了法旨，就像抓小雞兒的，一把抓將過來，摔在壇前地下，這妖怪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淡淡梨花白面，輕輕楊柳纖腰。朱唇一點暈紅嬌，好個青春年少。
綠鬢照開明月，玉筍微露輕綃。盈盈□五女兒嬌，嫁與潘郎正好。

——右調《西江月》

法師見了，問道：「汝居何地而來此？」那女妖嬌聲的答道：「會稽之東，下山之陽，是吾之宅，古木蒼蒼。」法師又問道：「汝姓甚麼？」女妖又答道：「吳王山上無人處，幾度臨風學舞腰。」

法師道：「據你這等說，敢是姓柳麼？」女妖道：「便是。」法師道：「你何故在此媚人？」女妖答道：「因與陶公子原有宿世夫妻之分，非敢為媚也。」辨法師大喝道：「汝無始已來，迷已逐物；為物所轉，溺於淫邪；流浪千劫，不自解脫；入魔趣中，橫生災害，延及無辜。汝今當知魔即非魔，魔即法界。我今當為汝宣說楞嚴秘密神咒，汝當諦聽。訟既往過愆，返本來清淨，黨性若迷而不悟，再在此胡纏，吾當令四大王押汝到烈火坑中去，受苦無量。」說罷，女妖驚悟，涕泣叩頭道：「承師父說法超度，不復在此貪戀，當別公子去矣。」遂入見鳳官道：「妾本與君圖百年姻眷，今辨法師佛力無邊，神通廣大，他說法超度我，我豈可迷而不悟，受烈火坑中之苦乎？今要別子而去，但久與子處，情不能頓舍，願與子同飲酒一杯，為永別之意。」遂相對痛飲，作詩一首為贈。云：

仲冬二七是良時，江下無緣與子期。

今日臨岐一杯酒，共君千里永相離。

遂拂衣而去。自此之後，鳳官神氣清爽，再無魔難。陶縣令感辨才法師有再生之功，厚有所贈，而法師一毫不取。陶縣令惟有心感其德而已，遂備盛齋奉款，以船送歸天竺。其時因在嘉興遣了柳妖，並陶公子的病立時脫體，故一時僧俗人等，來見者不計其數。遂致天竺境中，鑿山築室，不過三年，竟成了一個鬧熱場。辨才法師此時深以為繁，恐誤靜中之功，遂決意辭了大眾，仍歸於龍井寺，此時沈太守已經去任，無人留他，故得自由。

辨法師到了龍井，見天竺朝夕與人往還，並不曾遇一出類高人，雄談快論，開益心胸，故此交接之念，也就淡了。便有個藏修之意，不欲與人應酬。然湖上到龍井，路有二□餘里之遠，又不好全行拒絕來人，因立一個清規條約道：山僧老矣，精神衰憊，不能趨承。謹以二則預告：殿上閒談，最久不過三炷香。山門送客，最遠不過虎溪。垂顧大人，伏乞相諒。

山僧元靜叩白又造了一間遠心庵，以為自家取靜之地，本寺侍者因稱他為「遠公」。凡是與他來往的縉紳士夫，知他迎送之勞，因尊他敬他，卻也都不壞他的規矩。如此年餘甚是相安。

原來這龍井寺前，有一條小橋，橋下便是龍井的水，流出成溪。因溪中有一塊巨石，形類於虎，故就叫做「虎溪」，以配「龍井」之意。溪上這條橋，因而遂叫做虎溪橋。過了橋去，就是透透迤迤的一帶長嶺，嶺傍俱是修竹在上，叢筱在下，風韻淒清，大有林壑之趣，故取名叫做風篁嶺。嶺上有石一塊，高可丈許，青潤玲瓏，巧若鏤刻，名曰「一片雲」。遠公未立清規之前，常常借送客而盤桓其間，偶題云：

興來臨水敲殘月，談罷吟風倚片云。

今因立了清規，便只以虎溪橋為界，一向倒也習成規矩；但走到橋邊，腳早住了。

不期一日，蘇東坡學士謫到臨安來做太守，聞知辨才之名，公事一暇，即命駕往龍井寺來訪他。管事僧接著，知他是本府太守，恐怕遠公不肯迎送，以致得罪，因先跪稟道：「本寺老僧，不迎不送的清規行已數年；今不便頓改，須求相公寬恕。」東坡道：「我來訪和尚，是訪他的道行，誰訪他的迎送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到方丈裡來。

此時辨才早已接住，相見過，才坐下，東坡便問道：「聞知和尚戒律精嚴，不知戒的是些甚麼？律文是那幾條？」辨才應聲答道：「戒只是戒心之一件，律只是律心之一條，那裡更有幾件幾條？」東坡道：「活踐潑一個心，受此戒律，不幾死乎？」辨才道：「死而後活，方才超凡入聖。」東坡聽了，不禁點頭讚美道：「辨師妙論入微，令人敬服。」二人遂促膝而談，遂談到快心處，彼此依依不捨，恨相見之晚，因而留宿。

到了次日，辨才又引東坡到潮音堂、神運石、滌心沼、方圓庵、寂室、照閣、閒堂、訥齋各處遊賞。每到一處，不是題詩，便是作偈。二人你稱我揚，甚是投機。吃過午齋，衙役整轎催歸，東坡知留不住，方才約了後期。辭別出門，辨才相送，也只以為到橋自止，不期二人攜手相攜，說到妙處，貪著說話，竟忘其所以，一步一步，只管走去，竟不知要走到那裡方住。左右侍者著急了，只得從旁叫道：「遠公，遠公，送客已過虎溪矣！」辨才聽見，忙舉頭一看，而身子已在風篁嶺下矣，忍不住大笑起來道：「學士誤我，學士誤我！」東坡見了，也忍不住笑將起來道：「我誤遠公，不過是戒律。遠公今日死心活了，超凡入聖，卻又是誰之功？」二人相顧，又笑個不了。眾人在旁，亦皆笑倒。遠公道：「杜子有云：『與子成二老，來往亦風流。』今日之謂也。」東坡有詩紀云：

此生暫寄寓，常恐名實浮。

我比陶令愧，師為遠公優。

送我過虎溪，溪水常逆流。

聊使此山人，永記二老游。

自遠公與東坡行後，遂作亭嶺上，名曰「過溪亭」。而西湖之龍井，有此笑跡，遂為後人美談。正是：

高僧縱是高無比，必借文人始得名。

所以虎溪留一笑，至今千載尚聞聲。